

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卷之二十四

康熙四年乙巳八十二歲

五月

後學

武陟王

輅

校訂

初一日

九世孫

鍾

士

鑄

臨路徐兆齡趙載甫李含生王玉乘閻殿弼閻美士

李性甫李仁甫王淵脩趙子敬咸攜酒過自覺齋

言別余語之曰友誼之衰也成於相合之易故其

相離也亦易古人論交皆告知祖先以其身之淑

慝攸繫列於五倫之一故不得不鄭重其始周子

元公有言道義繇師友有之是無師友則道義之

名不立故古人有所謂父事者焉兄事者焉師事者焉友事者焉總之爲發明道義二字自尼山續堯舜周文相傳之道嗣後統不在上而在下顏曾思孟四大賢周程張朱五大儒古今所推爲傳道統者也孟子願學孔子然非點畫畫摸擬孔子前儒所謂離合而與之相究非相左也姚江崛起乃紫陽之忠臣正如孟之學孔他日當有人推子靜爲見知姚江爲聞知想當不謬於聖人耳孔子論學在躬行上取齊我輩今日第務其實致於躬而已人亦有言百箇公卿不如一箇聖賢然公卿

難到而聖賢可爲願我同人勉之陳太邱郭林宗
王彥方皆能以一人維挽風俗顧力行如何耳語
未畢唐墨林介李仁甫來贄故及之

成安同人攜尊至魏村視行八子復追隨過漳河力
促之歸八子者含生玉乘性甫仁甫美士子敬淵
脩播潛夫也詩以紀之 漳水橋頭送客行衝炎
折柳不勝情後人指點河梁處應爲諸君紀姓名
是日晚宿孫陶夜雨

初二日

入鄴郡李友郭處視外曾孫 晚宿羨河舖

初三日

宿淇縣

初四日

至衛郡宿穆菴署中

初五日

歸蘇門呈道郡諸公暨諸友人 烟樹蒼茫北道泥

指南幸借免多歧 滹沱渡晚忘夷險 蘇嶺雲生任

合離 孟博南歸人久望 幼安東去衆還疑 故園回

首蓬蒿滿衛水 灘頭繫我思

初六日

含真合符攜具過讀易齋

晚抵夏峯瑞田奕倩駉臣駿臣引逸等迎於郡珍之
裏臣希文等迎於途宗族兒孫攜幼稚候於郊

初十日

是日夏至冬至養陽夏至養陰養陽之法以培養陰
之法以伏故君子順天道以治其身即以之治人
一有拂逆便失節宜之宜烏能與天地合德

十一日

宋諸大儒倡明理學功在天下後世而當時有偽學
之禁遂不得收明道之功明有遵朱之令三百年

太平實崇儒重道之明效大驗也儒術之闕氣運
顧如此哉

十二日

與郭熙侯駿臣駿臣論發憤 學人要日日有憤焉
求進之意方免於墮落一有悠悠便成苟安雖於
日用飲食之間倫常事物之際未見有缺德敗行
之處然不見其進便是退此夫子所以發憤忘食
學如不及日日憂德不脩義不徙而不善不能改
也我輩可苟安而不思此一憤乎願我同人共勗
之

十三日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語足盡天下之事足盡天下之理足盡天下之情未感之前無思也無爲也既感之後思而仍還無思也爲而仍還無爲也依舊是寂然不動時時寂時時感時時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十四日

流光迅速少者忽已壯壯者忽已老苟焉視息誰得此身有當止之處遇事眩惑舉念紛擾形神交瘁真是罔生大學知止而後有定一節是聖學實際

言
卷三
功夫欲免此苦須從此下手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黃勉齋謂此語信有病
朱子曰大節既是了小小處雖有差謬亦不妨然
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如是可也愚謂子
夏此言是眼見的人多踰大節故爲此救急之語
非爲小德可出入也嘗會其意如子思誠者自成
也此語本無可議楊慈湖謂不曰自誠而曰自成
是猶有成之意是於誠實之外復起自成之意失
其誠矣未免無忌甚矣言不可不慎也

十五日

問易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實以居之仁以行之與中
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論語知
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
以成之同異如何曰夫道一而已矣安有不同者
哉或偏舉或全舉隨時發論意自統括學聚問辨
卽中庸學問思辨之事竟以居仁以行則篤行之
事也知及仁守莊蒞皆所謂篤行也禮行孫出信
成亦皆所謂篤行也力行近乎仁仁以行之言一
仁而義禮知信一以貫之學問須先理會頭腦此
非訓話之所能解也非智思之所能道也

十六日

諸儒之言大約皆大同小異然非中有所得則論事
論理未免有扞格而不能融洽之處遇事不感處
芬能靜不問而知其爲深造自得之士

寄田華石 里門年餘雖不能親炙道範竊喜其聲
光伊邇今歸蘇門殊覺瞻戀靡殷也第八十二歲
人僕僕道途真屬多事然兩地牽腸有不能忘情
者先生應知此衷曲耳近聞榮轉西曹此署從來
多賢至先生當益大其聲稱先儒云一命之士苟
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今日之西曹真利濟

之地先生想必有以處此矣茲裴生入都布候左
右裴生有所欲商先生已洞悉其原委此事關一
方之運卽百年之元氣係焉先生有造於蘇門久
而日新諸生今日之屬望以明德素孚於人者深
也溽暑不能一一諸惟心炤

十七日

寄高司寇書

付裴挹初稿存原冊

十八日

復賀居易字稿存原冊

十九日

讀楊慈湖易傳 刻入宗傳

二十日

或問慈湖不起意與大傳無思無爲寂然不動其旨
正合此周子之微言千聖之心法程門觀未發氣
象實始於此何得謂非是曰程正公有言是有此
理賢初發的太早然正好用功不起意即夫子之
絕四也非至誠其孰能之誠不可爲也由思誠以
合乎誠皆學利因勉之事此所謂下學而上達能
卑邇而驟言高遠將何途之從正好用功謂還當
從下學做起

二十一日

客問師爲天下善何謂也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以至於中然非有先知覺之人發龍振贖使後知後覺者有所持循有所領畧烏能自易其惡以至於中乎故天下之善莫有大焉者矣周元公固詳言之

二十二日

問程子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事理有二乎知覺有二乎曰理是事之歸著處覺是知之明確處言一亦可言二亦可正不必拘泥

二十三日

周元公謂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此正所謂盡人以合天千聖不易之理說者必謂誠無爲誠無事寂然不動不假人力離人力如何得復其無爲無事寂然不動之體

二十四日

天地之道一陰陽盡之矣陰陽之道一消長盡之矣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陽以漸而長也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陰以漸而長也復者陽之息乾者陽之盈姤者陽之消坤

者陽之虛垢者陰之息坤者陰之盈復者陰之消
乾者陰之虛消息盈虛四字循環無端遂成終古
舉人世一切進退存亡始終生死大小長短皆造
化自然之數一定之理夫豈有外焉者乎彼妄言
長生者不能居易俟命是欲獨立乾坤之外長爲
陰陽之主此必不得之數也

二十五日

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
知味也此語怪嘆之極無聊之極人不能一日不
由戶一日不飲食而由道知味者千萬人無一焉

此其故何也蓋不知所以養身不知所以存心故
不知日用云爲無非斯道飢食渴飲至味存焉孟
子謂拱把之桐梓皆知所以養之至於身而不知
所以養之者鷄犬放皆知求心放而不知求真是
可哀能求放心知養身則不患不由道不知味矣
姬生因子見顧爲其父病素食子舉以語衆曰此便
是知飲食之味也因爲一絕 飲食誰能不失真
愚民祈福轉邀神爲親抱恙甘茹素之子堪稱知
味人

二十六日

訓諸孺子 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性生之良也知
識開而習操其權性失其初矣古人重蒙養正以
慎成習使不漓其性耳爾浩年十七雖近成人俄
然求子溥十三沐十二雖然孺子漸近成人浴浴
皆九歲漢六歲湛五歲曾孫乾齡四歲坤齡兩歲
九歲以上者讀書習禮日訓之以事親從兄之義
并令之投繙撫愛其諸幼六歲五歲者亦知歌詩
納履揮扇四歲兩歲者日來索果餅瓊蓮席下以
娛老懷子八十二歲人撫有三世託祖父餘蔭也
竊思今日之孺子轉盼便皆長成此日之蒙養不

端待習慣成性始思補救晚矣夫家運之盛衰亦何常之有父父子子兄弟第元氣固結而家道隆昌此不必卜之氣數也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第人人凌競各懷所私其家之敗也可立而待亦不必卜之氣數也端蒙養是孝友堂第一關係事諸孺子父勉之

二十七日

士大夫教誡子弟是第一等事子弟不成人富貴適以益其惡子弟能自立貧賤益以固其節從古賢人君子多非生而富貴之人但能安貧守分便

是賢人君子一流無奈人不安分畢世經營舍其所易而圖其難究竟富貴不可以求得徒自喪其生平余謂童蒙時便宜淡其濃華之念子弟中得一賢人勝得數貴人也非賢父兄烏能享佳子弟之樂乎

二十八日

訂周元公傳

二十九日

訂程純公傳

三十日

訂程正公傳

六月

初一日

書元公語錄後

初二日

書純公語錄後

初三日

書正公語錄後

初四日

書明公語錄後

初五日

書朱文公語錄後

初六日

書陸文安語錄後

初七日

書王文成語錄後

初八日

書薛文清語錄後

先考忌日自萬曆乙巳至康熙乙巳甲巳週矣前後

閱六帝強半客居茲兒孫薦時食

初九日

爲理學宗傳序

初十日

書羅文恭話錄後

十一日

爲章本清傳

十二日

書顧端文話錄後二則 以上自二十八日至此俱

刻入宗傳

十三日

或問無善無惡心之體此陽明之教旨也而當時偽
學之禁後來諸儒指摘皆始於此不知陽明當日
如何下此語曰古人立言質天地俟後聖各有獨
信之處安得賢愚好醜一槩取齊從來稱孔墨稱
荀孟相沿千百年而始定爲孔孟元公儒宗也從
祀獨後而無極之議紛然各無傷日月之明更足
見天地之大或同而異或異而同正不妨共存之
以助一得

十四日

程朱有偽學之禁陽明有偽學之禁所謂道高而毀

來也此二字媚嫉之心嗜殺之手究竟於諸儒無
加損而斯文之扼塞可知至焚坑之禍古今爲慘
豈天之欲喪斯文耶抑有所以致之而然耶

十五日

聞范箕生訃音不禁悽斷撫念今昔爲四絕 曾憶

趨庭便學詩人驚小范自多奇豪吟力欲追前哲

晚得茅生有所思

箕生古今詩選刻
茅止生九十餘首

齊盟狎王

有滄州詩選一編元氣留星殞雜揚鶴不返白雲

今古此悠悠

詩選數十卷
嚴筆刻之南郡

友道凌夷等路塵

磨碑紀姓復何人多君到處堪垂範父執相看愧

我身 廿年風雨渡滹沱白首相逢發浩歌漫訝
此番成永訣斯文未喪貫星河

十六日

幾善惡 孔子言幾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
之先見者也言性則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善
成之者性也惟其以善言性故以吉言幾周子曰
幾善惡是吉凶之並見也似與孔子之旨相背非
然也當會其立言之意書言惟幾惟康必曰安汝
止惟時惟幾必曰勅天命一日二日萬幾必曰兢
兢業業則是兢業勅天安止正謂動而稍涉於顯

即冒非幾之戒而微即鄰於危吉即入於凶矣不遠之復正在此時謹凜於孔子之言何戾焉孟子道性善程子云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其立言之旨各有在亦豈遂戾於孟子哉無以文害辭無以辭害意是爲得之

十七日

今歲酷熱覺從前未有此後數日但閱宗傳隨意讀數語則用以消暑且銷病也稿俱在宗傳

七月

十二日

復心洲侍御

八月

十二日

復成安諸同人書

九月

初七日

復杜君異書 以上三稿俱入集

初八日

寄立兒家書 潛孫進第一名可喜也我之所望於

潛者乘此方新之氣立志做人不可落第二纜於

祖有光我前在家已無不盡之言矣成安留佳月
餘士風醱厚我意明歲由成安而故城由故城而
滄州由滄州而里門自端午抵夏峯四閱月日夕
與博雅料理宗傳目前始就思錄一清本出入攜
帶此是老夫饑食渴飲第一快事也始信衛武耄
而好學耄時方解學之味非好勞耳淵孫天性孝
友此事自是可望永徽既入場不可悠悠閒過歲
月楮齡讀書否潛孫歲前能來否箕生作古人又
奪我一老友挽詩一幅便寄焚之靈前柴太公還
在容城乎李茂諸子別詩一幅寄公傑鄴番重華

諸親友聲致薦譽病何如宗族鄉黨鳴之守分

初九日

報劉公勇 客歲奔走風濤因得上先人之邱壠深
以爲幸春暮復南還讀去歲手教並貽上惠詩甚
切嚮注挹初自都門回出大劄真如聚首一堂蘇
門並耕之約雖未得遂而此行當更有進於此者
姚許俱起家蘇門其事業彪炳以繼往開來自任
癡烟霞而肆志者豈可同日語耶僕腐人敢以二
君期足下以此言爲然否願甯人近在何地并訊

二十日

復戴巖學 復荆碧

二十一日

復陳若虞 答陳子石

二十二日

答趙來吉 以上五稿俱入集

二十九日

與熙侯語 天地間道理平鋪直叙無時不在眼前

只無人拈起便與我不相干涉偶爾於景而會於

心水流花開鳶飛魚躍莫非真趣流行熙侯於雪

霽頓覺瑩淨欲求鞭策使此生復作光明人夫統

體之光明自一念之光明始只保此時此際之瑩
淨勿令纖翳得乘間而入則此身便精精潔潔在
塵而不染於塵也在俗而不囿於俗也此段義味
人不得窺己自領悟於賢友有厚望焉

十月

十六日

鄢陵梁以道廷掇杞縣馬乳爲千秋來贄贈以道四
絕 舊德新礪各擅奇欣余得覩未云遲行生滿
目恣人取野徑蒼茫慎路歧 循水君家是舊遊
今來更喜得同舟泉聲山色無增減孫邵風流誰

匹休 唯火有光不用光不燼不扇雨相當元儒
一代成星聚寒石應同攜手行 卜築蘇門十六
年一編遺事待君詮丈夫志肯甘搖落雙眼須從
天外照

江公孫貽予詩賦答 江右一名宿吏隱在鄆城誦
詩推彭澤談學式文成鄙人爲我言未面心已傾
連朝接紫芝穆然元氣呈君謂碍胸失我亦疑端
清漫云官職卑守道身自榮但能存利濟焉往不
能亨賢者處末僚氣運孰與爭冷暑無塵事展卷
對孤檠學尤難後獲道在艱得貞子也儒而腐欣

君壯友聲

二十一

贈李霞表

昆橋老處士來垂衛水綸閉門性嗜讀

混跡不言貧胸中無機械眉端不蹙顰口爪絕雌
黃與物惟一真舉以號三無真不愧古人在孫
邵間大易有傳薪我向君問易君爲我指津無隱
不披宜有言必中倫君爲我益友況復託良姻君
年今古稀少我十二春命兒多釀酒是夕我作賓
攜幼同致祝桃源是避秦

二十五日

示立兒家報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孟子曰
理義之悅我心今毫矣更覺此言之親切而有味
見劉晏理財覺財流地上孔子無行不與食息起
居獨處皆時 勿物生之趣學者不能於日用之間
活潑潑地縱把捉排遣終乏自得耳近年功課料
理學宗傳一編共得百四十餘人有主有心有內
有外人人有悅心自得之處日夕玩味覺無物可
以勝此思錄一清冊明歲攜之北去與諸同人共
探此中義趣江西人極推鄒定宇吾家有此書
可細閱有關係理學者錄來學問之事全要打

精神夫子尙且發憤我輩豈可悠忽闕濟興微俱
可使之知學無愧孝友堂子弟

二十七日

寄魏蓮陸書 稿入集錄

王節婦劉氏小傳 入取節錄

十一月

十三日

與郭公望 十日盤桓不獨疑義與晰且得大暢宗
風素心人如老社翁真受益不淺也翁就正心切
故不避久擾古人使速作黍豈在區區形迹間耶

承手教致威如虛心求益之懷第從來論交絕不
立此界限此知己所深悉也威如任道之器
弟極愛之數年相與無不盡之言豈敢爲門外人
謬之乎

十五日

冬至家祭 至日修家祭孤陽一線廻孫曾今滿眼
一本萬花開

新鄉尙重字威如來費時學使將臨錄科余謂之曰
文事盡其在我賞鑒聽之主司須先淡其得失之
念方可以向學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先輩有言人

以不第爲恥我以不第動心爲恥志趣遠矣

二十三日

上蔡張冲酉以書令其二子來贄

復張冲酉 兩郎君持翰貺遠來問字僕卽牽荒政
不披袞以負此段雅誼耶竊謂學有實際不在誦
習周元公以去就爭一囚程明道令愚民不忍欺
此正從無欲定性中流出無不可以一節見全體
不能親民何以爲明德也 不能安人安百姓何以
爲修己也 元有二儒晉卿之止殺平仲之興學
修之不仕僕嘗謂爲靜脩猶易爲晉卿平仲難今

日正望老父母勉圖其所難耳郎君美質兼以庭訓所賴以張吾軍者匪淺

十二月

初一日

與王玉乘 令愛此來拜家廟見諸姑洽妯娌此皆
婦道所闕詩云之子於歸宜其家人者其斯之謂
與僕喜而生感於此見親丈教家有方政見我輩
學問實際也

復趙載甫諸同人 僕平生以友朋爲性命晚年得
諸英才而教更足樂也別亦聲不隔願我諸賢

前人不問而知走入利達一邊去如動遭摧抑有
前人之具而際會不偶怨天不可尤人不可不得
不走入學問一邊來利達到底是失意學問到底
是得意何苦何樂何去何從是在爾輩立自決擇
老夫八十三矣於榮枯得喪經閱已久此非剽竊
日耳之言也爾等勿忽

二十日

答張冲酉問學書

二十一日

答顧伯玉書 二稿俱入集

二十日

乙巳除夕是日立春

有引 懷從前攜家居部

門七年與鹿伯順楊爾承同赴公車者又數次百

樓渥水各六年江村武城雙峯邠州或一年半年

今在蘇門十八年此夕構斯與伯生督諸幼學誠

甫獻甫等手錄子所輯宗傳時刻不擬喜而賦此

八十三年客喪身題詩除夕氣猶新故鄉何必

并州望宇宙元來總一春 客裏逢除五十年同人

相聚便安眠喜今滿眼孫曾輩共學恰來有二賢

日譜錄存卷之二十四終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二十五

康熙五年丙午八十三歲

正月

後學

高邑李國治

校訂

初一日

在孫學士墓金

佳

十稟

精

一切事炤往年

十二日

寄北城家報 舊臘新春應酬甚繁氣覺弱不能多

說話然飲食尚如常也歸家之念甚切但有兩難

辦須是兩湊合方遂此願出門盤費到家過活此

豈容易李霖九來云戴巖聲欲乘舟過蘇門又內

黃令張冲西以二子來學欲竭力領梓宗傳之事
或可借此從柴君拱遠滄州不知得一湊合否八
十三歲人賴天之靈心思不迷宗傳一編幸爾就
豬固不論梓不梓耳老來於此似稍有所窺一飲
一食一話一言莫非天則第在真實理會耳凡我
同人見諷者出以語之此中長幼津津有向學之
意故切望於爾等

十六日

張天章主伯生問交曰道義之交生死之交肝膽之
交聲氣之交託寄之交山水之交忘形之交忘年

之交貧富之交貴賤之交最下飲食之交元公有
言道義由師友有之故居一桃園之義期以同死
程嬰杵臼一死於十五年前一死於十五年之
後皆有義存焉嬰臼事即所謂託寄之大也皎然
不欺所信者義且聲氣應求樂山樂水非道義孰
能之忘形忘年亦是道義澹冷一富一貧乃見交
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即如
所謂飲食者無害心之饑渴正見理義之悅心總
之不受比匪之傷則無一時一事非道義流行之
會交之於人大矣哉天地交曰泰君臣交亦曰泰

人有交而四倫取裁焉身之泰莫大焉故交爲聖
門第一義

十八日

冉與二三子曰前論十三交以道義出之一一皆道
義也不以道義縱許人以死匹夫之輕生者耳肝
胆非真聲氣皆假託寄無關於名誼山水無借於
品題忘形忘年親溺之私耳富貴貧賤諂瀆莫甚
以文字相誇謝酒食相徵逐皆其交之蠹也損益
相鄰受益難於受損故正人難親匪人易比孔子
嘗謂尙當日益賜當日損以尙不與不如已友賜

悅不若己以賜之賢孔子尙慮其後我輩今日
萬不可失身於匪人爾等勿忽

是日爲浩溥沐浴浴漢六孫延師構斯人學諭之日
爾等長者十七幼者七歲猶未離孩提稍長之時
正在知愛知敬之日雖異父皆同祖吾家自 高
祖以來忠厚開基今孝友堂尙依依如新也爾等
爲兄者宜愛其弟爲弟者宜愛其兄大家和睦敬
聽師言行走語笑各循規矩程明道洒掃應對皆
精義入神之事莫謂此等爲細事出聖功全在崇
養從前大儒都於童稚時定終身之品爾等勉之

勉之

十九日

與構斯曰張橫渠謂教小童亦可取益粹已不出入
一益也投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
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爲
憂則不敢墮四益也余請得而廣之濂溪師爲天
下善剛善柔善中焉止矣此正橫渠變化氣質之
說也夫氣質到情開物誘之後蔽錮深而習慣成
性變之誠難當此孩提稍長知愛知敬之初天性
用事導之善則無不善矣引而伸之擴而充之如

火始燃泉始達自無中止之勢師所以善一身以善一家善一鄉善一國善天下胥自孩提稍長知愛知敬之良達之耳此外豈有他道哉孔孟以師道善萬世亦是率由此道也以此廣積渠之意益更有進焉者矣

二十一日

晨起謂二三子曰夫子嘗云吾未見剛者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甚至云古之民也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豈及門顏曾由賜諸賢皆不

足以當此乎夫子何屢嘆其未見至於且難其人
也柴之愚點之狂何遜於古仲由喜聞過豈與內
訟殊科曾之忠恕顏之克復非所稱好德者耶好
仁惡不仁者耶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此自強不息
之君子非剛者與夫子所致思之人日夕在側而
乃云未見非忽之也蓋立言之意各有對症因人
起情隨在指點無非陶鑄斯世斯民共偕大道之
意如未見剛對不剛者而思剛對不好仁不惡不
仁者而思好仁惡不仁對不好德者而思好德對
不訟過者而思訟過思古之狂正對今之狂耳古

之矜正對今之矜耳古之愚正對今之愚耳會得
言者之意處處皆靈一有拘泥觸處成碍雲漢之
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是周無遺民也不以辭
害意以意逆志方可與讀五經四子諸儒之書

二十二日

孟善長八十 春色蘇門誰與分當年姚許又逢君
山中此日推林長洗耳鸞音天半聞

二十三日

宗傳凡例三則 已刻入宗傳

二十四日

讀易一則 易之爲道也真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
語小天下莫能破者耶然總是遠取諸物近取諸
身看一部易經大象便知天地萬物之實理皆備
於人之一身聖人所以萬善皆備者亦只是了得
萬物皆備於我之本體耳故體天行之健就是自
強不息體地勢之坤就是厚德載物體雲雷之屯
就是經綸體山泉之蒙就是果行育德以至各卦
各爻莫不皆然所以問道先生說天地之用皆我
之用又曰莫非已也己立後方能了得天地萬物
故得易能立己卜筮亦是卜筮自己孔子教人學

易都只是要將爻象實理反在自己身上受用如
釋係於包桑便要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釋先
號後笑便要君子出處語默如金如蘭如釋天祐
吉利便要君子履信思順又以尙賢如釋勞謙有
終便要君子德盛禮恭不伐不德以至釋介石釋
屨校釋荷校釋藉茅釋負乘釋射墉釋覆餗釋困
不釋鳴鶴莫不皆然可見天地間萬象萬物無不
是我德業所在無時無處無事不是我進德修業
所在所以君子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象
辭變占莫非已也觀而玩之莫非爲已也余久蓄

此意得孫淮海而暢我之所欲言因以告之共學
易者

輯鄧潛谷書經釋 稿存原冊

二十五日

蘇環中初度 每過城頭即扣扉幽情真與宦情違
藏弓卻爲身能退鳴鶴還看雛已飛畏說避人焚
諫草忻傳愛客解征衣春風多少稱觴者遙颺新
詩倚釣磯

二十八日

易經釋義

二月

初四日

春秋釋纂

初六日

詩經釋纂 國風

初七日

小雅

初八日

三禮編釋序

初九日

題復嬰王君傳後

初十日

報戴巖聲 復經碧 復失矩

十一日

周之瑜公誼一則 入取節錄

十二日

復趙來吉 復陳子石 以上諸稿俱在原冊

送賈震東北上 百泉一水開名津百泉使者多偉

人憶我移家歲辛卯安邑之馬建節新杵曰之交

人莫識夏峯烟壘自耕酌江陵督水推年少一時

風雅不沈淪山水有緣富平至人憐冷署不知貧
力挽頽俗興絕學時勤問字出風塵高軒實富
平至里門又與安邑隣安邑舊知曹夫子私淑君
當傳其薪督水職分原在水君之德澤在斯民巷
僻時聞聲剝啄春來忽劇別殘巡遣兒折柳命僕
采蘋盍與當駕我曳其輪馬蕭蕭分車鞿麟君其
念我於水濱

十三日

答任含真三則 不閤痛癢只是識仁字未透禹稷
已饑已溺伊尹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孔子欲立立

人欲達達人總是一體萬物之意此意汨沒遂有
隔膚而不親者致勞諸聖諸賢諸儒千言萬語屢
發此理無非令人絕去己私復還人體其扼要之
力全在強恕固收放心之要訣也 天地間事凡
有疚惡於心行自不慊孔顏之樂全從不疚無惡
來戒懼正是其恬愉處非慎獨一心而所樂又一
心也離慎獨而言樂是恣肆耳惡得樂君子有三
樂重在不愧不忤上方能享得父母兄弟英才之
樂 名利之根既不能合下新絕須先以淡字對
治東脩多寡聽之於人功名得失付之於命只不

務虛名求實利雖日在名利之場便是超出名利之外請觀之夫子曰東俯以上未嘗無誨焉於菴卿曰得之不得有命亦只是淡到極處

十四日

贈張冲西 濂溪無欲方能靜明道識仁自認真會得貞元消息處姚江之後屬何人 絃歌雅化已三年仕學何嘗分後先千載薪傳誰認取乾坤此日又開天

十五日

春分 家祭春分日耄餘靜閉門焚香無可告幼子

率童孫 宇宙元同室幽明亦不分薦熒當此日
燕月映嵩雲

潛谷詩釋 敬之 聖學本天天顯日臨故首戒之
敬重戒之敬天天高高在上矣人遠之不知其邇
也以弗敬也乃其顯日陟降厥事矣無大小衆寡
無粗精不體也一豫怠天日臨日監之敢不敬乎
嗟夫此文王之所以小心翼翼也

十六日

攜保汝韻兒過內黃晚宿合真齋

此後當作
內黃日譜

贈任大公託衡 太公八十一閉身世事無營老更

真此是長生最秘訣結茅願與君爲鄰

合真郎君嶽立舉秀才第一爲何以贈 初步欣覩

第一人橋頭萬里氣方新況當老鶴身先倡之子

飛鳴自絕塵

聞人說望京樓 特起高樓望帝京帝京不見轉心

驚土人尙記當年事母子情深兩淚橫

高義梁維明一則 入取節錄

十七日

甓齋阻風 每過甓齋意未窮主人迥不與俗同一

堂三世俱渾樸不於口今於其躬孝友二字是家

學我亦於此卜興隆再讀王人省過錄點點滴滴
見心童三十餘年無物誘無愧何妨有不能我正
徘徊未忍別前年阻雨今年風

十八日

過尚樂村訪母姪陳英姪孫宗禮宗信止宿爲賦此
詩 大道之傍尚樂村中有先慈姪與孫故園腴
田供采地千里負鉏來耕屯我過內黃經其廬特
遣兒子先叩門一聞我來出郊望衆手推輪疾趨
奔先慈見背六十年得見其族母若存飯脫粟兮
儘足飽語無忌諱色彌溫同居鄰舍皆吾里各出

酒菓話朝昏異鄉更覺情逾篤到處自是一乾坤

十九日

過澹縣訪李梅臣不過 蘇門言別十年餘君老林
泉我老漁假道相過一問訊人傳近日可回車
相望咫尺雁聲聞垂老交遊獨有君檢點行囊無
可贈百泉烟雨大低雲

二十日

至井店冲西使君遣役具肩輿候三日矣

二十一日

過臺城郭非石遣人迎於道設具相留鄉人各致酒

饌於旅舍

過新張集周良史閻夢求王憲揆同攜具候於亦樂堂蓋次使君之德化而施及於其客也謂韻兒等曰此彬彬濟濟者古絃歌之風也原舉廷舉與其妹婿王見心社友周文謀黃漢型迎於郊外型會奉使君之命走夏峯相邀 晚入內黃使君候於居停夜分不倦

二十一日

攜韻兒保汝伯生與使君交拜於居停以足交

二十四日

王見心字說 王子小明少年有識解子問其字之
義曰王且字子明因有此字曰子嚮學須以聖人
爲志志且則非矣子謂且乃平且之氣作聖之功
正要從此時立志爲易之以見心取復其見天地
之心之義

張仲誠字說 冲酉求更其字曰賤字於名義無所
取且兄字伯簡今欲從仲何如曰天地之道一誠
而已聖人之道一誠而已先生之學一誠而已誠
字亦與尊諱近之請字以仲誠何如

二十五日

年家于王延祉來見 題居停爲宿雲軒取陶靖節

白雲宿簷端意也

答周文謀問孝 聖賢論孝既詳且盡然總之以一
言曰守身身者天地父母之所生能守則無愧天
地無忝所生世人以一命之榮便謂之顯親揚名
能以其身賢則親爲賢者親能以其身聖則親爲
聖者親顏曾思孟周程張朱皆能以其父俎豆
啓聖此視世之以一命榮其親者何如耶 孔門
封誥只有此守身一條君他日卽貴顯斷不可忘
守身也守身之義又有孔孟之條例在 又問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道字當作好說作不好說曰作
好終身守之不可改也作不好即時改之何待三
年此處只論人子於父所行之事有不忍之意道
字活看

二十六日

爲道一錄序 稿入集

答漢型問天人之別 循理爲天無所爲而爲也從
欲爲人有所爲而爲也無所爲即從欲亦天有所
爲即循理亦人似忠信似廉潔豈非循理聖人惡
之古之民也有三疾未必合理而聖人思之

其本體而不取其形跡此聖門取士之法

二十七日

呂新吾先生八景 泰山喬嶽之身海濶天空之腹
和風甘雨之色日照月臨之目旋乾轉坤之手磐
石砥柱之足臨深履薄之心玉潔水清之骨 癡
山水之樂者日覩景於外吾身具此至妙之景乃
棄而不顧自沈於苦海因拈此語以告我同人

二十八日

楊紫芝問學從何處做起曰從當下做起一人有一
人之當下當下有當下之事當下有當下之心

其心以爲其事此之謂不學以口而學以躬見紫
芝曰某企慕先生久矣因鄉居去城三十里親老
不能時刻離故不能常侍教曰此正君當下所當
自盡也仁之實事親是也問安視食婉容愉色事
有大於此者乎學有急於此者乎知年之日喜懼
交集仁人孝子篤摯之情仁義知禮樂之實全蘊
於當下之一念孝弟足盡堯舜正在此中認取耳
紫芝曰某氣不平和常覺過失處多非任道之器
也曰知病是藥覺的不平和便須克治務令平和
時嘗有喜鬧過之心久之氣質自變矣則改過又

變化氣質之要訣也紫芝曰喜過自好然不能即
喜奈何曰聖門喜聞過仲山之外不聞有第二人
固知君之不能也當自不怒始

二十九日

內黃令君率其僚屬闡縣紳士就講於宿雲軒余謂
風俗之美司風教者與地方大夫之賢士之仁者
共操其權今日之內黃猶春秋時之武城也一時
有一時之唐虞三代一方有一方之唐虞三代豈
不以人哉昔朱子講於白鹿洞象山適至發明義
利之辨聞者汗下至今皆服膺其說使今日者使

君不爲紫陽則某亦豈爲象山乎學之事莫大於
明倫而功莫要於時習莫切於立志子臣弟友之
道具在現前不可須臾離者吾人無時不在道中
則無時不當在習中一部論語句句皆時習之功
其爲人也孝弟便是在孝弟上時習不可巧言令
色便是在言色上時習三省吾身便是在爲人交
友師傅上習道干乘之國便在敬信節愛上習以
至無友不如己者過則無憚改何處非時習之地
但人不能立志耳孔子自十五志學以至從心不
踰矩只滿得志字之量然志亦難立義利之介最

微而聲色貨利之私中人最細纔爲所誘便是志之不立急須觀察真實克治不使一毫欺僞存於其中始得孔子生平不輕加人以賊字而獨以鄉愿爲德之賊者以其忠信廉潔皆出於僞也時時觀察時時克治務去其欺而求其慊方能日用倫常果不離於道耳故願學聖人者當自立志始

講畢衆揖而出三四年留後請益又謂之曰少而好學如日出之明謂之朝氣暮則情矣一日有一日之朝暮一歲有一歲之朝暮一生有一生之朝暮諸君各乘此方新之氣立起必爲聖人之志

何患不至聖人地位

三月

初三日

謂保汝伯生等曰爾等皆學人也要知學乃日用尋常之事言亦日用尋常之言人總不離於日用尋常之人故先儒詩云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孔聖人木鐸萬世直是以子臣弟友之道還之於子臣弟友之身視聽言動之禮還之於視聽言動之人喜怒哀樂之情還之於喜怒哀樂之性非能於人身上少加夢子故曰君子以人治人

聖人因物付物連日拈此二語爲談柄爾等日夕相從省得便好下手工夫 凡能受益者必有虛心者也若無虛心則斷不能受益凡能益人者當必有真心者也若無真心則斷不能益人予嘗以此自反殊覺其未能伯生能受保汝竟夫之益便見其心之虛閉誠甫廷舉時有感伯生之言便見其心之真此二字是千聖萬賢真訣伯生益勉之

仲子廷舉以紙索手書勸之曰知行合一子聞之於廷訓者悉矣既悉知行之合一則凡合一者可得

而言矣。請舉數則以例其餘。明德親民非二事。修己安人非二事。博文約禮非二事。文章性道非二事。也。惟精惟一非二事。也。卑迺高遠非二事。也。下學上達非二事。也。形色天性非二事。也。存心制行非二事。也。求志達道非二事。也。尊德性道問學非二事。也。諸如此類不能盡舉。然此其大端也。能於此處徹底無疑。學問便有頭腦。不得其頭腦而逐字逐句理會粘滯拘泥去道愈遠。陽明本領大能喚醒舉世之迷大端正在此。

初四日

趙馬新用勸睦同族後 讀勸睦文胞懇篤聲聲
萬餘言入情入理可以化家可以風世起壞讀之
令人起敬君家黃之大族一家仁讓一國興仁讓
孝友爲政其謂是歟

初五日

漢型索書 南山之橋北山梓孤意獨行爲俗砥恥
依世上飲食人父母以此誠其子子也遵命不敢
違使君挽之亦不止過則過矣見骨格古之遺直
猶可擬余以此字號而翁子其勉爲天下士

文謨索書 未見文謨漢型爲余言文謨既見文謨

使君爲子言文謀更詳於漢型也予在此將兩句
矣文謨晨昏在焉真可謂素心人與合前後所聞
者殆不爽也文謨今日得師得友他日所進自不
可限量予臨路復請教言其心之虛可知予嘗謂
非虛心不能受人之益非真心不能益人文謨第
常常辨一虛心受其師其友真心之教更不必他
有所請矣

三子詩

有引

三子者漢型文謨伯勉也張使君愛之

如子與原舉廷舉同視席他日學成培於此際臨
別賦此 扶筇過內黃內黃風氣厚三子稱曰

晨夕過迂叟容色亦矜莊作事無一苟去取不隨人孤意有所受臨路不忍別行將觀其後

爲馬介爾題鶴鳴軒並聯曰最難得者佳子尙何樂如之賢父兄

爲馬伯勉題不拔齋聯曰淡泊明志甯靜致遠

爲郭非石題自體齋聯曰要知此事從心得須信他人著力難

爲張廷舉題無欲齋聯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別內黃使君主人父子餞於郊外

馬新周煥鼎竝黃漢型周文謨黃維福馬伯勉同郊
餞於太山廟

田大有王玉昆趙鼎石程皇爾王荆石同郊餞於三

皇廟

至新張周良史王憲揆同餞於亦樂堂

晚宿郭非石自體齋馬介爾攜子隔修來送非石尊

八衛寒攜其孫曾出見爲題一樂堂

一樂堂記 稿入集

廷舉送至臺城別去

體齋留別馬介爾橋梓有引子來內黃遍識黃之紳
士而介爾於廣坐中意有偏注焉繼而攜其長君
閣修再過子益驩相得也子行復相攜來送之毫
城臨路賦此 攜幼出郊廿里餘勞勞亭畔意躊
躇前未卜無他屬好事而今只讀書

初七日

非石止宿翌日偕行至井店 攜眾過君廬止宿情
無已一堂四世人老切色彌喜數面成親故暗風
猶在此翌日我登車更送二十里

初八日

保汝伯生登大伾山子不能往 昔過大伾曾記勝
尚留短句在孤亭山光似有招子意筋力衰遲車
轉停 山不在高水不深至今禹蹟尙堪尋陽明
碑在猶宜讀助爾高談暢爾襟

車中憶內黃使君 一見執御兩生隨暮暮朝朝入
我思尼父當年爲道計耄餘奔逐欲何爲 內黃
挺挺剋非塵自命姚江之後身謂我心痠痠勝汝
相看莫逆更何人

語伯生 尼父當年御者誰魯論獨記來和遯韻兒
先去伯生代古事今情堪寄思 年來最是行路

苦此夕忽然有獨醒悟得戶樞流水意動時坦坦
靜惺惺

初九日

有會四言一章 學無究竟工無定程身與境會其
性自靈非行仁義仁義無形履道常坦靜坐獨醒
鳶飛魚躍水落山青

再過尚樂村 尚樂於予別有綠樹頭榆柳勝甘鮮
窮親到骨惟真意真到極時便見天

初十日

與徒行三子曰 自堯至元三千七百二十四年元

運九十年明運未滿二百世運可記者僅逾四千
年耳堯舜之後再無堯舜孔子之後再無孔子周
程之後又少程周文清文成之後又少文清文成
矣世道升降可爲慨

十一日

留別用拙齋主人 用拙齋中三日留主人真意實
羣流聖凡分界憑誰問真到極時性出頭

用拙齋不寐與望兒話夜 父子元天性相關出自
然夜深榻畔語爲慰我安眠 終宵數起坐疑是
昔眠長心氣由來短耄年豈異常

程念伊太守楚人也問其鄉若胡若劉若曹皆爲人
所推先生定有所聞敬請教曰三先生者俱未面
劉聞未確胡有識之者曹厚無間然矣

晚抵夏峯

十三日

日內黃歸夏峯之翌日姻友霞表來慰勞苦因以語
之出門未及月漫自苦凡塵所得內黃令應非
第二人仕優而力學絃歌四境新歸暇在姚江江
村託比鄰志意能孤往凡事惟認真念之所不許
決不肯曲狗衰腐實受益江村再現身細細爲君

辭君自不願相

十四日

讀椒山先生年譜或問之曰孔孟處先生之時應別
有道否曰先生之忠亦可謂仁至義盡矣然聖人
無一定求死之理先事而避不與之共立乎其朝
亦無不可一歲四遷官欲收爲已用也不能轉小
人爲君子則委曲自爲疎遠計不爲彼用亦足矣
先生與方正學于肅愍海內共推爲三異人愚嘗
謂正學亦只合云某已委質爲臣不復能再事殿
下願早賜一劍以見高皇帝在天之靈不必激烈

至八百餘人誅戮之慘也聖賢處死之道不可不慎

十五日

仲誠曾問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此二條是天
下第一不可必的事唯聖人信之陽明戰無不克
招無不撫可以想見地位祭則受福更爲難事陽
明還未能陽明讀了這一件於孔子便誤了一大
半邊去伊時子應他云仁不可爲衆也此操之於
已祭則受福須與天地合德鬼神同吉凶古帝王
享禘天下如視諸掌正在此迄今思之祭則受福

亦只是誠敬一念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便是合德
同吉凶陽明於此似無慚德焉不知仲誠果何所
指也

十六日

仲誠謂季康子饋藥若在他入便不肯直應曰即未
達不敢嘗遂落義襲一邊去夫子不且徵生高正
是如此集義襲襲從此參取

仲誠謂上蔡才力儘高強當日未免靠著人便不曾
儘用故願學者二程而亦卒止有那等成就若陽
明無人靠得將才力儘去使成就自是精微廣大

余曰才力弱的急須得一人靠他才力强的人靠
著人反被人限量了有這兩樣不可不知上蔡米
必被二程限量然不待教之豪傑無文王猶興卻
拓人胸襟開人眼界

十七日

與容月 尊目何痛之久耶僕聞目者心之苦心有
所鬱而不能解病遂纏綿於目昔紫陽嘗病目矣
久未瘳因悟向來著述自誤誤人不少痛自悔恨
故晚年方是真能闡道社兄今日天固有以啓之
甚勿虛此一番病目也

十八日

或問顏子克己與孟子求放心是一是一曰烏容二
簞瓢陋巷不以其樂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
傳食諸侯是一是二曰烏得一然則顏愈與簞瓢
陋巷正與疏水曲肱同一家法且孔子周流魯論
記冉有僕子路問津不聞其數十乘數百人也曰
誦大聖大賢嘗觀其全體顏子親侍杖履點點畫
畫模擬夫子孟子相隔百餘年戰國較春秋時又
不同矣所謂離合而與之相究顏子沒而聖人之
道不盡傳尙有曾閔諸賢在孟子沒而聖人之道

不傳謂其時無人也二子固不可以優劣論也

十九日

張汝霖來贄

二十日

贈誠甫果齋說

二十一日

過鄰人牡丹園 攜衆閒行過草堂牡丹爛漫撲人

香賞花不必偏留意境會情生趣更長 盡道杜

丹花富貴幽人便見有幽香出來漫豔不關境華

士失常貞得常

世人於學問茫茫蕩蕩原無把握在手將何所據之
以爲行行之而有所利耶無怪乎所一箇不勤而
貴不祿而富之奇珍至寶輕易喪失而不顧至勞
諸大聖諸大賢諸大儒千言萬語喚醒沈迷而守
死回真可哀也

二十二日

王伯生辭行語之曰無端而獲高譽君子之所恥也
無實而甘下流更君子之所恥也周元公曰德業
未至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耳于本強人也學焉
不息不患不近仁矣過保定脣蓮陸過涿州脣國

言
三
三
三
鎮二子皆闇修當有以匡其不逮

二十三日

肅徵再過夏峯言別自述矜心躁氣卒不能消除余
曰子何言之易也上蔡程門高第功夫惟在克去
一矜字自言懷同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
皆此之由躁與矜同源總是氣質用事學不至變
化氣質如何便能消除陰道少年好幾似元茂叔
自謂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
未發耳後十二年見獵有喜心乃知茂叔非虛言
肅徵正可與同觀書此爲別後請益之助 又謂

肅徵曰作德心逸日休君子所以坦蕩蕩也作偽
心勞日拙小人所以長戚戚也一生之人品得失
苦樂榮辱禍福總係於作德作偽之一念天不能
操其權人不能代爲力於已取之而已矣

二十四日

元公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朱子亦謂聖人
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此是從何
看出嘗思之孔顏原非兩個人故曰惟我與爾有
是夫其沒也則曰天喪予其動靜語默固無之非
聖人之蘊也夫子自謂卬之好學又獨稱顏回好

學則其學處又無之非聖人之蘊也徒以語言文字爲發揮淺矣時行物生天何言哉適保汝至舉以語之應曰聖人之蘊總一仁字仁之體惟顏子領畧得全故聖人全體在顏子身上見不知是否余曰此足質元公矣

二十五日

友人有卷欲首尾題完始歸予曰正宜留餘以爲再加之地此生生之數也如一時完具便是老陰老陽孤絕無了生氣滿損謙益時乃天道善承天者福不可享盡勢不可使盡語不可說盡聰明不可

用盡好題目不可占盡留有餘以還造化便是
見孫長久之計

二十六日

已後料理書經近指

四月

初四日

曲阜顏光敏字脩來復聖六十七代孫持額甯人字
來訪言同邑有陳懷真字去偽孔貞璠字琢如皆
留心於學

脩來言及先人節烈事二則顏尤紹顏容臆俱入取

節錄

初七日

贈內黃張九芝 黃池春樹夏峯林劍啄驚傳來好

音種藥苦無高士侶因君一七見天心

九芝精岐黃故及之

十五日

復馬玉筭 復鹿靜觀

十六日

已後料理讀易大旨

二十九日

訂歲寒集抄

五月

初三日

語諸子曰從古大聖大賢俱是從心上做功夫孔子
自謂七十從心不踰矩則自志學而立而不惑而
知天命皆做功夫時也又謂圓也其心三月不違
仁則凡語之不情亦足以發不遷不貳吾見其造
未見其止皆圓做功夫時也孟子自謂我四十不
動心則凡知言養氣強恕反身必有事焉勿忘勿
助皆孟子做功夫時也不用功如何得到孔顏孟
子地位心神物也用則靈爲聖爲賢不用則蠢違

禽獸不遠矣故孔子卽博奕以警人之不用心卽
巫醫以警人之不恒心孟子卽鷄犬以警人之不
收心卽桐梓以警人之不養心卽鴻鵠以警人之
不專心卽權度以警人之不度心卽牛羊斧斤以
警人之不揀心卽飢渴以警人之皆害心卽從小
體以警人之不立心卽行道乞人以警人之失本
心卽異於禽獸幾希以警人之不存心卽耳目口
鼻同嗜以警人之不以禮義悅心其言愈切其志
愈悲矣人人有心以不用而爲愚爲不肖猶可言
也以亂用而爲凶人爲戮民不可言也可不慎諸

十五日

復張仲誠書 入歲寒二集

十九日

夏至家祭 八十三年霜露身每於家祭必躬親丁
云如在非虛語受福未能敢認真

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禱二者相提而論仁不可爲
衆是戰必克之明效大驗也祭則受福是何光景
於此正可想見仁人孝子之篤摯處

二十日

寄魏蓮陸 忠愍祠碑記毫年軟筆不能暢所欲言

竊思乙丙揚大洪而下若干人甲申范質公而下若干人皆有不可逃之義不可偷之生若先生者一歲四遷其官分宜方欲收之爲已用先生不能化小人爲君子則避跡潛藏不爲小人所用未爲不可乃浩氣凜凜力除巨奸雖以觸姦而死而實以死誅姦且弁誅其逆子黨惡所謂忠而仁者也從古聖賢多由豪傑錙鏹而出先生孤憤獨往不受權姦牢籠正其見理明學力深故能視死如歸耳二河常公祖乃有此快舉哉經一番洗發人心耳目便有一番振聳其功德當與忠愍先生俱永

二十六日

爲人心道心說 二稿俱入集

六月

初八日

我考於萬曆乙巳年此日見背兒卽於伊時瘧嘈癘
吐酸近七旬病始瘳今八十三矣憶從前作客之
日多於在家然不敢以旅且病而廢禮也率五男
十孫一會恭薦時物是日值新安王門孫婿王贊
來就婚并告几筵

十一日

兩王郎字說 稿入集

十二日

問夜氣且氣作合分別曰有何分別孟子深痛世人
之喪其良心者皓亡反覆特爲拈出此二字就夜
間之滋息則謂之夜氣就平旦之清明則謂之旦
氣此是人所恃亡不盡之處天留此一線生機以
俟人之自復自轉不使終淪於禽獸者此耳夜氣
者人心剝而欲復之時旦氣則人心復而未剝之
候也

十三日

學問從根本上做功夫其所成就自大若從枝葉上
去做銖積寸累窮年屹屹濟得甚事象山領悟的
宇宙二字便是天下古今是一家人陽明拔本窮
源之論掃蕩廓清之功正是欲復我上下四方往
古來今舊家當也此副家當凡號爲儒者皆有意
去認然荒迷已久開闢維艱尔迷尔醒倏得倏失
此必宇宙在手造化生心之人方有這段大受享

十四日

問知行合一自陽明始暢其說從前諸大儒卻亦未
嘗明說知行是一人亦無疑之者陽明特揭合一

旨即及門之士亦多疑之至今辯說無已不
乎以求明而反晦乎曰合一之說聖人重躬行之
意也陽明暢發明盡無復可疑再有疑者正是被
私欲隔斷之人彼既不能行自無望其能知矣所
謂可與達人道難與俗士言

十五日

客問唐虞三代之治還可再見於今否曰孔孟老於
道途不能轉春秋戰國之時爲唐虞三代氣數使
然天地鬼神莫能違也客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
一亂復而剝剝而復陰陽消息理有固然胡不可

轉也曰謂三代之時果遂同於唐虞乎漢唐宋之時果遂同於三代乎此皆莫之爲而爲者也天也客曰明高皇邁迹自身德比堯舜功過湯武超漢唐宋而上之惡在其不可爲唐虞三代也曰子之所言者堯舜與人同之性體也余之所言者堯舜有獨至之實功也人無堯舜之心則乾坤之毀也久矣必如九官十二牧之同心一德而黎民於變時雍恐邈乎難再覩矣此天地鬼神所不能違而況於人乎

十九日

跋石生約言錄 櫛入集

二十日

二三子問同儕中有因親及親行輩不等者坐次之
序宜叙齒宜叙親曰此自有情之所不容已者不
容強也既係姻戚豈容失次前者雖少不爲抗後
者雖長不爲謙分有定也如非不可解之親彼既
長年卽謙讓不違我自有尙齒之義況道義由師
友有之必欲以前輩自居是做氣也學問中最怕
此一傲字

二十四日

保身於身所大欲德人於人所不知守志於志所未
得輕世於世所不驚樂生於生所聊託惜福於福
所過享敦讓於讓所不堪祈天於天所未定眞名
言哉錄置坐右日夕咀玩并以示我子孫當共珍
之

二十五日

鳶飛戾天鳶與天相忘魚躍於淵魚與淵相忘上下
四方呼吸動靜混成一片無所之而不爲是孔子
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只是與道相忘于淵得
之而欲罷不能子思得之而曰可離非道未窺此

體以我合彼終有隔斷處罷即在於作之時離開
在於合之日矣

出迷入悟關在一憤憤生於恥而終得樂大憤大樂
小憤小樂常憤常樂不憤不樂或謂孔子豈有恥
而發憤焉曰非然也何有於我哉是吾憂也即未
能一焉是皆其所恥也恥則若負人世之大疚豈
容不憤故惟孔子而後能憤他人則不見未有不
見可憂不見未能其何能憤哉憤者孔子之下學
也

學之淺深卜於藏玉韞於石瓊畜於淵聖衷於愚故

夫子曰不患莫己知遜世不見知而不悔生平之爲不厭誨不倦者總歸於一默此中境趣非等閒人所能窺測也

我聞曰處老之道天者天之人者人之子孫者子孫之噫斯言盡之矣從古達人了徹生死只是如此何庸心哉

二十九日

吾見有爲生計者矣未見有爲死計者也爲死計則必思所以全而歸之矣吾見有爲子孫計者矣未見有爲身計者也爲身計則必思所以全而生之

矣人有可以建天地者天地亦助之有可以質鬼神者鬼神亦避之全生全歸而已矣

三十日

范文正人皆知爲人物第一然不推爲理學也當其
睢陽掌學作人爲多啟張子名教之樂而令讀中
庸貽孫生養母之錢而授以春秋教買醵不欺二
字而終身用之不盡嘗言居官盡心即是學聖人
處故自做秀才便任天下及歷官所豎經術顯行
泯道學之名踐道學之實視訓詁拘一不適於用
者不啻百之即與周程並稱真儒奚不可以經術

經世務正有用實學也特爲拈出以俟尙論者考
衷焉

日譜錄存卷之二十五終